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二

南京户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户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書

與李中谿大尹書

辱翰教諄複足徵見愛之深也當世交道如醉夢相求一過則不復記憶有道者處此固宜卓然自悍要亦須同志之人相與扶持如明鑑得磨轉加精瑩耳蒙示唐一菴書此兄有志之士但細閱來示其間議論亦似有鏡裏看花之病恐不免墮落宋人窠臼中恨不即相見與之細論榮行何時容吾賀望教

答王柠谷通府書

德星借重該循未及一見然精神意氣得於感孚者多矣近會行可兄又知執事遂爾高尚尤增羨慕人生趣向各有攸存但不違心拂性則魚躍鳶飛莫非自得此執事之所以不可及也芳洲得爲未足爲此君輕重然在公論足爲不食之果此歸再得高賢相與切磋真斯道之幸相見道意

與羅念菴中允書

青原之遊真天作之合此後聞兄之清川訪雙江則瞠乎其後矣國恤方臨日下又欲出巡南安會昌一帶計逾月方返通天巖之約須來春可踐耳邇也點檢吾人

意思只是成心未忘所以不能感人真箇多一分意添一分障礙每痛掃之未能也令弟志向甚好只文字太刻意往往有畫蛇添足之病然終是不凡密諭錄附歸外奉摺紙備登覽揮毫之用落筆餘飛不吝教示

別後每一寤寐顏色輒念慮惺然知兄教我多矣公餘讀易覺意味有進又識得聖人假我數年不是鑽研竹簡却是世味脫落則天機自明吾人知得此意則時時皆玩易處尊見以為如何北虜已退又聞伯修兄蒙朝廷米肉之賜且令家人入侍可為時事喜兵書八本抄奉原本已差人齎納木洲離索中馳仰惓惓幸有以教之

與徐正郎陽濱書

別後不審起居何似令郎尊恙全脫去否執事天資近道眼前不稱意處正天之所以造就吾人者若此處得力他年方有受用處光陰易遷有志者須硬着脚板大做根基可也生在此頗賴地方無事少可畢志問學又江右多賢時相與切磋不敢自埋沒庶他日相見有講明處偶便候不盡

與王正郎龍谿書

甲聞之天下有見而非面聞而非言者相期於心之謂也若僕於執事雖未及趨侯而心之相期久矣每於諸友處聞執事議論益詳信益熟顧所未見聞者世俗之

所謂聲音笑貌云爾僕少支離章句既歷仕途更變故覺平生所學竟無實用始復反求諸心日馴月擾覺得事物之來漸有湊泊處而前 學亦若卒之得師焉之得衛乃知古人所謂逢原者 若真非虛語而世之馳騖外求者皆失之也年來契勘於諸友者益熟比至江右又得與東郭南埜念菴諸君子相切磋真平生至幸念菴有書來云欲訪執事不覺躍然先此爲之啟途又聞執事北行尚遥或將探九華訪匡廬沂濂溪舊跡則僕當叨西道主人以與從者相周旋瞻風惘然不盡昨會中偶出管見則格致之論與知行合一之說曲暢旁通無一不有當于凡心者乃知言之不可已而古人

所以上友千古下俟百世者端有托也僕于陽明先生
雖未及門庶幾所謂私淑之者乎居即先生之言以契
勘吾夫子之言如出一口蓋陽明之心即夫子之心而
其言即夫子之言以夫子之心勘夫子之言有不合乎
僕雖無似欲使阿私所好決有所不能自得此意以來
回視三十歲以前仍訛踵謬如癡如狂又知由今之道
無變今之學與我同病者為不少也此詩之成已久頗
於時好猶有竽瑟相投之疑邇來竊思異端百氏亦能
自鳴所見僕縱未為知道獨不得與異端百氏比乎用
是因同志之請而出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然區區自信之私知後世有楊子雲必不以覆

贅說也不謂尋尺之木離人繩墨則又不作後世之揚
子雲而後信之矣方今明此學者甚衆天將有意于斯
道乎僕老矣又僻居寡陋推而廣之以明先聖之教攜
陽明惓惓啓發之盛心端于兄是望小書是上并附拙
稿數篇亦言其所志者至如忘饑亭之作爲日已久并
錄上亦以見佇望于兄者之不輕也
外承命天心之約將發舟適小疾作遂爾中尼因爲無
緣亦衰年不能遠出之證也斯道賴吾兄引掖趨向者
衆目前雖云可喜但上之所崇勢必趨之今欲使學者
從事訓詁以追時好而遠反之良知之學固有所不能
就中有得於面命能自推尋者亦千百中一人而止爾

韓子云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區區口義不得已而為之、亦為海內有志之、士商確無從者聊此為之、啓途耳向托黃生奉致數部不審同志中肯相信否僕近來覺得此道無兩途一是百是、一非百非若糊塗遷就決非真到昔陽明先生有取楊墨之、見雖一時過激之言然就在我者論雖偏亦要自家辨得一箇信心方纔立脚得住此學道大機括也聞有令[illegible]之喪不能走唁茲緣便起居并奉慰冀炤

與徐波石方伯書

去歲邂逅浙中一見而愜平生所慕真有得於言語之外者天機之相契悟如此此榮回何時限職守不能走拜

都城同志所聚此行晤集想又得快活一番恨挑擲之無從也僕在此亦時得與東郭南埜諸公相從遊處新春執事即將復任不得奉會矣聊專人啓候代冀鑒諒并希教言俾有所賴藉不至隳落

與唐荆川内翰書

府城晤言領教如昨入楚來時興離索之感近草翁過自始得一聞起居爲慚天與人以歲月皆進修之期吾徒俗累牽延不能蟬蛻惟恐有負明教没些下落爲可憂耳近與念菴爲青原之遊相期至藏共訪通天巖聞兄將往恒山定省不知可得會否易解近改數卦頗似有得録去否泰二文請教煩爲商訂見示

近僮回具候不審起居何似想比來涵養當益深純恨執鞭之無由也贛地連界四省為盜賊出沒之區其間什伍保甲之法陽明公俱有成規幸地方無事弟參伍其間稍似可觀所恨資性循常不能求其着實於官守尚有愧耳已與令兄兩會青原眾巖川中吾兄衡山之行竟何如偶便問訊

連句飽飫新刻感發良多韓歐千百年遺下　自從此矣聞此欲碎卻端溪不容吾子投劵是何多情古人而忘情今人耶宜又刪汰　於晚年同此心者當不恕然也僕骯髒遺骸自揆終離濁谷年來已絕學捐書投筆秉耒作田野一騃駘人不意攸以寇橫行村無寧宇去

暫寄孥城中亦非安棲也小童今去更欲於府城預許
一枝要亦腹痛搔席之見耳此寇去家萬里有死戰心
我軍自戰其地犯兵家所忌東南去處何枝可安且諸
公知益兵而不知練兵知易將而不知選將古來知勇
之人多出負販厮養若非抉穿肉眼棄道繩墨何從得
之兵興以來今三年矣民財日潰彼衆日增脫有奸雄
如孫恩方國珍者挾以爲資天下事眞未知稅駕之所
方今羣望歸重吾兄未可謂瘤疾已成不一發藥也錢
尹累約晉訪緣此公多事卒成差池人回審道履所安
郎當擇所不悉
近領教尊翁葬禮易戚得宜足儆末俗風氣之淪久矣

碩果不食非秉禮君子疇克匡之錢尹行實已完其二
守持上欲求墓表幸早賜發遣古之大賢居喪不廢文
墨諒不讓也別紙旌忠錄文亦爲此公而作以此公之
心事此公之大節而平居不遑之人尤有餘論不諒菲
薄輒爲闡揚然區區亦自謂比來心事更覺有惺悟處
不似往日醉夢事以後世文人之錘鑿而雕斲二帝三
王之皮毛如河伯海若較量大小間者幸尚未死得如
昔人所謂一年而野二年而成庶有可藉手者乎楞伽
會佛家總要成文此達老欺人處若梅子𤊹時金剛亦
爲剩語何能株守法眼以爲何如
錢友處附來尊教奬與過甚僕何敢望韓歐曾三公脚

板乃因讀吾兄文知得所難而就其所易是吾兄與我減擔子而非三公者能有所增益之也示教欲入山閉關不勝慨嘆天之生人為道而生吾人亦合為道而死但不了在酒色財氣中則精神氣力只得恁世人操取君有益於人顏子三十不為短若無益於人彭祖八百亦只是一團聚薤耳何用何用僕此見已定故更不敢容心去留亦願兄了却倚廬做箇尋常人留在世間償債也近為邑宰作一送行文及與王兵憲鑑川一書論處置夷情頗悉試往一通教之

與蕭鶴皋道長書

金山承雅愛別後增仰無任恭審道履亨嘉去冬見處

置真保邊備尤切事宜不知曾見施行否士君子生世遇事即宜爲宇宙擔當顧成功與否天也比見邊報甚緊而所用將官未見有緊人望者蓋因循廢弛之餘其勢然也但所弛之材不宜論其小過則棄置之中當有可用況此等人才無大相遠又虜情難測得志而去今秋必復來執事有當道之責且入告爲易宜頗留意第藉指教承乏大方職守之暇得與貴地諸君子相切磋但愧當此多事之時無能爲國家宣力耳人便草率犯居伏希鑒諒

與曾華山道長書

下瞻道範殊愜傾素次日聞文旌即歸不及再領教益

用爲冀恭惟執事道高養重近表章三賢事尤繫風教
君子之有益於世固不以出處異施也生別後因地方
有事亦不及下省寄邇春雲無由趨候伏希台炤

與程松谿大史書

別數年仰與日積前歲曾托鳴和年兄附狀不審至
否恭聞借重政曹屢建大議雖多事之地非所以處高
賢然至賾至動固君子擬議之機也都城同人所聚想
比來講究益精踐履益熟所恨執鞭無從僕幸承乏先
賢過化之地而無能發揮祇益愧赧來此幸得念菴南
埜諸公教益念菴操益勵取予精及毫髮眞欲如顏子
自試於簞瓢陋巷中者可敬可服東城不幸有此殊可

悲痛偶便起居伏冀爲時珍玉以答顒仰

與孫蒙泉掌科書

別後兩承薪教深荷道義之愛都城同志所聚年兄又處清閒之地真可益勵操修爲斯文望生近來見諸友往往議論詳於躬行竊謂禮卑處正是知崇措眼前事須無可講論者亦自反之實救弊之方也不識高見以爲如何流俗因循大可懼是在此賴諸同志時相磋切吾兄素承見愛者幸不吝扳孫東城不幸緒山又復罹此無限惻然往候無由幸吾兄加意爲小弟存慰而已嶺中雖號多事賴陽明公遺覬未泯易於整頓惟身心染習積深未能如老先生遺教爲愧諸惟爲道珍玉不

與錢緒山憲部書

別後兩承翰及教愛惓惓人去亦曾奉柬不意聞此無妄之災不勝驚駭君父之命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使之死而死使之生而生但求自靖而已爾吾兄涵養有素諒能不動心此際更須委順安常乃是得力處也弟承乏天涯職守有限不能執事左右此心如割柰何柰何所冀強飯自愛以需寬釋

與董嘉嶺道長書

甲無似曩以孤危之跡托庇下屬荷蒙扶持兼賜薦拔俾獲去險即夷此實大君子成全之仁而非菲薄非分之

邇也往年都下又荷接引尤深感激弟遠道未及修候爲歉恭審道履增吉 榮推卿寺自此簡任日隆輔弼伊邇矣忻慰無量甲承 一右祭典猶昔但地方干係比昔稍可支持尚可策勵以不負門下茲因人便敬附起居不宣

答林退齋提學書

別後雖未得時時奉教然賢者出處未嘗不往來於懷所未同者迹而已往歲得憲學海南之報深爲粵中士子喜此地爲白沙先生倡道之地昔白沙遊康齋之門而大於康齋則表章先哲風動一方不有望於今日乎生數年間奔走楚蜀動經萬里駑蹇如昨所被諸賢交

持未至泯沒然俗累難遣而日新無涯覺剝屢復亦浮
屠氏所謂終日萬死萬生者也何由斬絕工夫爲宇宙
一男子乎乎吾丈高明特達闇然而章想比來操修愈茂
工夫愈詳幸不吝見教辱示諸作具領寅恭之美傳習
之樂生新歲下吉州春末始奉手教以此稽於裁候伏
惟諒恕舊作錄上併請教

答戶部王少月書

僕與執事平生無一面之雅一言之交第聞下車之初
首行築城量田二事袪東南積蠹活數十萬生靈於危
困之中不覺快意傾心時時擊節旣接言論乃知有養
之士自得爲多非憑仗意氣者所可與幾也邑事繁劇

軍興倥偬更歷有年備諳飽練造物者之所大受於執事者不爲少矣從此坦途運用天下事如指掌謂不從動心忍性中來耶比來世界湯火益深吾人若不自濯於清冷中徒自煎熬死亦不覺天生豪傑既有根腳幸爲斯道一洗濯僕年已六十謝遣世緣然每見聞賢達輒復動心用是肆言奉瀆雅意不辱綣繾不能登堂一謝知已愧罪可知惟執事諒之心之外附易解備清暑一覽

與何吉陽太僕書

小僮問自南都辱示手教仰見高明不遺小物蕪詞之詞欲使有傳古君子之用心若是荷荷大抵易本刊落

詞華解脫性命之書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不言易易不可言也卦止於六十四爻止於三百八十四而其理則瀰宇宙貫古今神而會之本來面目色色呈見無可逃者然由象而後不由象而有雖善學者亦莫知其所從來故聖人無言之教莫此為大僕始得此意真有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第稟賦凡庸指詞蹇拙於此心此理萬分中未能發揮一二特芹曝之見積累已深不欲泯泯聊為當代賢人執鞭引途耳若信令傳後開示來學實有賴於高文春初擬造謝弁簡所欲

高文下垂具領至教使人展卷了然僕觀古之作者皆

非有意為文蓋事之所觸意之所感而理自形非如後世摹擬篆刻之為也故能信今傳後若韓歐之文非不膾炙人口然細玩之則意味終淺至於傳註諸家尤為蕪蔓而易最甚其尤無謂者謂四聖各自有易不可以此說彼此何理也易者交易變易之云也交易變易之畫始於伏羲謂為伏羲之易可也乃若文王周公孔子依彖爻而命辭依辭而立傳未嘗別自為畫何謂各自有易哉自各自有易之論立而後之學者亦各自為說遂使四聖之易不能相通而先天後天之意不復可見僕之為此誠大不安於心故不得已於言也然三獻成則昔人所忌故老氏貴知我者希非同志君子誰其信

之任友新刻尚未見惠至日當馳上請教

與錢鶴洲大尹論內地立堡事宜書

昨承下詢立堡事宜比因匆匆未暇詳答且虞前演公至冀得細論再罄所欲不意其不來也僕觀比日諸公議論多以紙墨爲功勳如文書所行建白制條諸說言之可聽用鮮實效立堡之論即其事也夫堡即城也在縣邑謂之城在村鎮爲之堡其名不同其用一也其制之大小不同其費一也諸公徒見北土鄉村遍地立堡欲使江浙倣而爲之不知地勢不同工費亦異北方地平無高下填築之勞又土性堅實無石脚之費比之南方費省百倍矣所一例論也即如敝邑一城不及數里

傾一縣之力爲之猶且積聚數年更越三四賢尹至於
執事乃克成功今欲散諸一邑之間期之旬月爲三四
大堡是爲三四城也其爲勞費豈特數倍縣城而已哉
儻不爲之變通上司以虛文督責而吾欲以實事應命
雖使有成亦爲敵未至而先罷其力先盡其財於空虛
無用之地有促之亂而已況未必可成哉必以事經建
則不可中止愚見莫若倣北地立堡之意而不必盡循
其法內地村鎮應立堡者止於各街口建立堡門上設
城垛可以瞭望其堡內居民令各於所居之後高築牆
垣自相連接自外望之隱然如城郭至於緊要去處如
場合地方將來有添官設兵之舉則與建立堡城爲久

遠計如此則雖費不甚難勞不罷且不拂建白者之意而吾事亦易辦變通之宜似無踰於此承厚愛輒敢布其愚悃惟高明裁之

與金前崇論沿江築堡事宜書

某林居離索候問久踈然羨增之念未嘗不朝夕左右也仰惟明公以仁厚之德惠牧一方下車以來民之沐浴於膏澤者何限加以倭夷之變重荷輯寧凡百徵需悉從寬減撒邑瀕死之民所以得少延喘息者非公之功而誰功也側聞諸當道欲於斜橋包巷間建堡設官鎮壓其地而收沿江一帶强獷之民供役其間平居可以杜興販之奸有事可以備緩急之用此誠保安東南

第一義甚此地安則江陰無錫安江陰無錫安則上自郡城以及留都皆可安枕矣但聞又有欲建立衛所者此則不可甚沿江之民號稱驍勇此堡之設本欲收之以為官用消未萌之患若改為軍衛使此輩失業亡資則江中之寇盜愈滋海上之黨與益眾將來時事有可深憂況衛所之兵多疲弱無用徒使坐食何益於事哉此又不若無之為愈矣又聞欲令常熟與吾郡二邑共成此舉於理固宜但恐事兼兩郡中間或有持異議者并吾郡之事亦不克成況無錫江陰兩縣扣減工食自足雇募若明公總其議於上二邑守分其議於下何資於彼設吾事成之後彼欲來領則無不可爾目今天時

乃旱民不聊生仰冀俯爲地方留念儻賴厚德早成此
舉萬一他日倭寇之來水不得以犯斜橋陸不得以犯
顧山則一郡五縣之民世世當歌舞公之德澤某之梓
桑寔預有榮焉

昨承顧怱怱未及終教然清望高議醒心多矣辱教立
縣事宜此敝邑膏肓之症非幷高見遠識疇能及此至謂
添設長駐福山敵或乘風我兵反在外尤爲不易之論
大抵作事須顧名思義常鎮添將駐劄常鎮地方可也
福山三丈浦屬之蘇州而使常鎮兵官駐劄其地於理
順耶就令題請內原有此議亦須於二府交界處所酌
量建立務使主重客輕庶不失設官之意且責成有歸

調度爲便執事所論斷斷乎無可疑者若欲因而立縣則城堡之規就宜兼作縣治規模俟城完守固然後題請萬一不行而吾處置事宜亦與立縣情節脗相符合立與不立俱不相妨此在智者默而成之耳又蒙教因負販而爲兵於峻防慎守之中而寓潛消默奪之意並獨敝邑之利將東南均受其利者也僕亦嘗爲敝縣書此策告諸錢尹稿已具而不行謹錄奉覽縣治處所舊議欲於斜橋楊舍地方此須仰藉旌旆親臨閱視未敢懸度應命至於兵糧均派三縣徵發召募本土之人則米薪已得不敢贅及其叅將府治即宜於駐劄處所爲便或不必別立也

與任棠山太守書

辱諭處倭夷事足徵經濟之學區區曾具稿送友人浙中亦此意謹錄奉覽大抵此事起於寧紹沿海人姦利相傾倡爲此說當道者不察遂信而行之不知海江乃天地之藏君子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今塞天地之藏而使東南百萬生靈肝腦塗地較其利害孰少孰多此不待知者然後知也若此說不息將恐遺黎不知稅駕之所矣孫恩起南海卷江東方國珍起東海據三郡況今益以倭夷之衆哉今秋旱勢已極千里如赭于道未顧則人事可知儻賴執事得轉而聞之於上使東南之民稍得蘇息豈惟一方之幸寔天下之幸小偉候吉陽

文回新刻校完三冊先附梓人高文幸即賜教以慰渴仰

復周觀所大巡書

甲無似獲締交於履所先生之門邇者霜旌下臨理宜晉謁緣養痾日久不敢以疎野之容溷跡公庭區區微衷抱此久矣不意高明不罪惠問賜加感激之私曷可云喻即欲走謝竊又伏念古人道義之交有不以迹而以心者仰惟執事當兵燹之餘惠我南服振揚之典百年僅見僕亦人也鼓舞盛德之心獨豈後於恒情乎用是不敢以形迹自外謹具芹[illegible]合附上薄鳴謝私伏冀台炤

示造兒書

程伯子言人如泥塑方能氣孕春和壹立子形類槁灰乃得心含天壤自古高人緘藏愈密則充積愈光未有精神漏洩而能涵養端倪者事在人為淳公十五六便學做聖人聖人亦人耳汝宜端厚不佻若收斂近裏何事不成吾人元與天地同大勿自小了也

與朱沂齋書

承子來傳示手教佳刻領佩領佩內南華一經僕舊曾疏數語稿未就而燬于倭積思之餘獲我同志真嘉惠也大抵三子之學出自易與中庸彼見世人任耳目而遺心思于是改頭換面寓言以示之使其耳目無可着

處庶幾千載之下或有得之于心者注其稍我妙道實與吾儒殊途合轍譬之溫寒黑弱之水不同而趨海則同也是固吾道之羽翼而可少哉後世箋註太詳講說太明初學之士于神化性命之言即能縷析毫分至反求諸心實無一得則三子所言正今日救時急務僕近來所以注意易象形諸紙墨者亦以六畫之象無文可求以此發明三聖之旨將使多言之士亦無言可説斯意也雖不期于三子而反本還源亦三子意也所願同心共明此學外二刻雖詳晦之未及然學問之道不過二端有求之內者有求之外者求之于內則言雖不同而其歸一也不然雖遍六聖經亦無益矣孰事聞之庶幾

自信而亦可以信僕乎[illegible][illegible]一派峯不勝翹戀

與王仲山書

吳越兮　稱志者先人之所作也先人蹤跡平生半天下而于吳越爲多故作志以自見今誦其文其雅致高懷可想也恒自恨賦質凡庸不能繼述所聞以承先志冀得當世名公引之筆端以朝夕瞻仰庶可少慰無窮之思而俯仰今古幸有執事在則先人之志似爲有待而不肖輩惓惓嚮往之私亦自有所不容已者夫先人合吳越之美而一之似可使不出戶庭者得挹湖山之秀于跬步更得借重發越以成其能則造化有全功矣謹具縑素[illegible]以干惟執事[illegible]其志焉

與杜丁諭量田事宜書

小窩人回道及下問知為量田下收封非仰重仰重此事始於崑山遍於蘇州及於無錫更歷數人明公旁收曲議至精至密雖有未盡者寡矣加以執事誠信素孚可以坐收成功愚所謂百年香火之情在此舉也所處從容以處之盡人之情意到而已蓋敝邑田土不比無錫無錫地平坦太湖之水灌溉一邑少旱潦之憂敝邑濱江傍山極高之田十居其七而高暘一帶圩坵又為極低若丈量之法比之無錫少或峻深遂成謗怨惟弓口廣狹及田地高低則數可以照得彼處中間處須略寬一分則藉口無由而人知感德矣至于高田池埠

必須聽出蓋沿河田畝有官河可仰高田無水必開溝池灌溉池泥所積遂成墩埒長者幾及數里皆自宋以來故蹟故高田之有溝池即近河田之有官河也溝池之原無糧即官河之原無糧也設欲查照山灘派糧合勺所得甚少而百家所聚原無定主稅將誰歸此一項不知無錫如何處之愚見必須聽出勿量可也墳墓之類除無主者聽外其有主若滿三四十塚者亦宜聽出蓋子孫多必逃絕衆糧何所歸此亦甚少但理須如此耳聞無錫弓口俱用須降銅尺必須依之不可用鈔蓋鈔口長短雖用銅尺製造然鈔紙俱乘濕用印取其硃墨易染比及乾則縮而短矣今匠人所用營造尺比民

閘丈量尺定短則鈔口所准故也無錫亏口既用銅尺製造今但依之則無辭矣又此事須寬假前月方可下手蓋事理有不得欲速者如常熟無錫武進三鄰縣必先與定疆界方免得後日之爭亦可息豪猾隱避影射之端然四縣官府安得追集須約月以需之乃可縣界既定則各鄉各村亦須定其疆界而縣中之疆其最難定者莫如濱江定之無法不及一年墈江之說又起矣愚見須從沿江一帶或山坡或港口去處擇其不可動者刻石為記約三四里一處每處從石量至江口約長幾百丈今後有墈者照墈過丈數與之除豁或墈至刻石處官與驗視將石再移內地有漲灘應升科者亦如

之則妄告之患未絶而他可無患也至如差委之人尤須慎擇不然擾民爲甚愚見如此儻有可採幸加審擇不罪狂贅荷甚（杜尹不能從民怨紛然竟不能成功被論而去）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三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書

與總制周石崖書

竊以惟義者而後可以勵天下之節惟仁者而後可以成天下之務二者不備而能有濟者未之有也倭夷作亂敝邑被圍者已及再旬塗毒生靈極其慘酷知縣錢錞不勝憤激殉之以身所以勵天下之節者至矣雖然錢侯之節錢侯任之此義者事也目今重圍未解欃搶仍迫百萬生靈駢首待盡能無望救於仁者乎邑中父

老不任危苦之情托之於紙以生冀黍衣冠之後籍手以問於執事伏惟執事仁人也觸目動中必有以處此者援水火之民措之衽席以成天下之務區區實有望焉

昨者倉卒尺牘上干不謂微衷遂厪幕府精兵勇將雲布江壖先聲所加醜夷潛遁援孤城於困厄之中措生民於衽席之上明公折衝之功大矣天祚人國必生大賢以佐其成若方叔在周晉公在唐皆名昭史冊有光千載仰惟執事直道精忠敭歷中外茲者仗節秉鉞分閫江南捷書屢騰羣醜褫魄此郎周之方叔唐之晉公也目今敝邑之寇雖假息蔡港然官軍四集授首不久

矣秋風日高東帆不便今歲仰籍威靈或可無事但恐此賊覬覦之念不忘來年事勢未免尚勞神筭耳仰冀先事預防倍加軫念即如明見今春於福山港地方添官把截此第一好事使當事者着實奉行則常熟與敵邑豈有殺官圍城之禍惟其奉行不至虛文塞責遂成厲階至今爲梗間居默念艮用撫膺所願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仍乞於福山三丈浦酌中地方相地築城奏請添設參將一員統水陸之兵鎮壓其地庶幾蘇常二府尚得息肩其靖江一縣孤懸江中邑小而城卑民少而備寡尚一疎虞爲賊所得如柘林故事其害尤甚若得如崇明添設守禦千戶所亦幸之大者也二事皆當今

急務輙敢附聞惟高明鑒擇之於敝邑兵燹連年公私交罄倉庫之中無斗粟分銀一矢寸鐵此又一邑隱憂諒明公必大加留意奉領鈞牌已佈諸父老謹此附謝并貢狂瞽仰冀鑒原

與何鳳野推府書

明公下車已及再期遠近士民無不鼓舞快覩獨生未及一識生之不才亦可知矣近會胡悟齋此兄豪傑人也屈指名流每於公歛衽則公之盛德又可知矣不任傾企之私昨者專叩門下聞有貴恙未能通刺淺緣薄分將如之何惓惓之情謹用柬布薄贄通誠幸惟鑒之南路賊勢如何竊願有所聞焉

復金中石大尹書

辱命贈言謹奉覽此議論僕藏之胸中久矣未敢有言今雖言之亦未知笠原之肯行與否也然笠原之肯行與否雖未可知而執事之能信僕言以韓詛於當道諸公者則有可必萬一當道諸公因執事之言而行焉而遂有請焉則今日東南之民所以得安枕席而不盡於干戈之慘者執事力也夫又何求焉是僕之所以有言也

與王鑑川兵憲書

復菴已去明公佩兩道之印總四府之兵任愈隆而責愈重矣近還忽驚以無城破陷乃知前月尊教丹陽金

壇築城皆先事之慮也完一處則寬一處之憂請於陀村公處力贊成之蔡港之兵曠日持久恐人心懈弛須倩重鈞牌一皷舞使之蓄精養鋭併力一擊可也其後檣麾下之人宜假之以恩使爲我用吳中事此輩人實知之幸惟留意外新刻易解奉覽錢尹英章一通幷請教此生之良友顧其簡伉之性往往得罪於人不量菲薄輒爲表章所以惓惓於臺下者亦欲臺下知之倍加褒顯故也

南都劇寇至姑蘇而授首近可以雪傷殘之忿遠可以杜覬覦之奸明公此舉之功大矣且聞櫛沐風雨露宿海濱特立爲東南保障某輩安居享賜不能奔走奉候

而顧遠辱存問惠以好音感愧如何來詩爛縟豪壯有
扶桑掛弓之氣區區醜虜不足勞斧碪矣敬賀敬謝常
鎮參戎既設明公又添一羽翼但諸公舊議此官駐劄
處所欲於常熟縣福山三丈浦地方今繫之常鎮則當
以楊舍斜橋為邊界謂之信地前議更非所宜伏望決
計行下早為建立城堡修築衙門為來春防禦計此吾
鎮中重務於公尤切敝邑在公管內為邊縣城濠兵器
敵臺之類向所見教者諒公必大加留意統望審慎早
完復審何時來奪我節鎮置之海上彼則得矣在我不
能無僕僕之思也謹貢和韻小詩三首弁伸候問之私
伏惟鑒之

鄉居不及奉迎節鉞俾積旬之仰投諸空虛近得水南書又知下問慇懃且賜之款禮敬謝敬謝明公東南桂石公可歸則海上消息緩矣然倮國夷人遇冬而緩圖宜第不知諸公防春之計何如僕閒居深念時或失笑此一段事真是可省不知何故弄得天來様大至與西北虜人相看待亦不知廟堂何故失策至此且夫西北之虜與我壤地相接又五胡拓跋契丹女真蒙古元昊原有故事不得不備若東南夷人從盤古年來不曾航海盜得我一村鎮經傳所載只說島夷卉服將彼所產之物與我貿易朝廷因而聽之無大關繫亦不恁着意中間却有一段妙道精義的意思在大抵人情富則自

顧借亦能鼓動得人往日海上與我貿易之夷皆夷之
富者也海山百貨所聚富夷不能盡取而貧者取之以
貿於富夷富夷聚百貨以入於海以求通於中國之人
其始亦甚慎重必求中國之人富而有力足以庇之者
而與之交至其交也海上細民雖運數石之水數斛之
米餉之者皆得以獲重利而飽所欲其易貨而歸也又
以貿諸國之貧夷其始而聚之也既獲什一之利終而
貿之也又獲倍稱之息而彼貧民所取海山之貨如旃
檀蘇木胡椒之類彼以為薪而棄諸無用者皆得以因
富夷而獲重價足終歲之用故富夷與貧夷各自顧借
貧夷惟恐有犯於富夷富夷惟恐有犯於中國之人往

來貿易卒以為常雖驅之為盜而有所不為者其情則
然也如此處豈夷人聽其自為而莫之禁豈非精義妙
道之所在乎今也盡閉其途使貧夷與富夷交失所賴
藉而坐 其死彼豈肯偃然而已也聞今彼中之計富
者造大舟貧者操白刀徒手而登不數月重載而歸所
得更愈於昔未必能塞彼之途而我無歲受害至於萬
萬倍於昔而不止若海禁不開竊恐雖盡東南地方皆
成沙漠與西北一般亦未足以滿其欲禁其不來也今
諸公不悟但講攘夷之策而不為恤夷之圖意者天降
禍厓非人所能為乎昔渤海盜作龔遂盡停傍邑捕盜
者但使持刀弩乃為賊賊遂盡棄其刀弩而持耒耜蓋

意向所在愈於法度令　　威嚴重縱不敢盡撤兵衛亦
宜令瀕海之民仍舊樵蘇漁採或時有出入於法度無
害吾民者少寬假之使彼知吾意嚮稍緩漸復舊利各
安其生彼生既安則我害自止消弭之道正不在首級
多寡間也易曰棟撓凶言上勢重則下不堪命也今日
東南之勢急矣朝廷之饋餉亦竭矣揚湯止沸莫若去
薪其去薪之時乎然非秉心爲國略苛儀而全大節者
不能容此言非愚戇不識忌諱者不敢以此言進僕廢
居無用愚戇不識忌諱人也於諸公不敢輕有所交輕
有所言者以言之未必見聽而反增瀆冒之罪惟公秉
心爲國略苛儀而全大節故敢爲一言之又未知公以

爲何如也

答華補菴正郎書

別後數日卽罹圍城之變敝邑連歲被掠各賊知無所獲一意窺城皮洞雲梯巧計百出賴我邑侯備禦有素戰而却之士不解甲者三旬又三日殲其魁衆三百餘人諸賊痛哭而去亦奇功也但其憤恨之餘四野焚戮俱盡寒舍并小庄蕩無孑遺所僅存者此身耳恭惟貴宅保完足增士氣更如來教則貴邑爲金湯矣辱使遠問感刻感刻生已無家稍俟事寧當寄足一禪居更覺身輕爲快附謝不一

賊退後復金前淙太守請賑恤書

伏承手教軫念慼刻慼刻敝邑被圍自四月十三日起至今月十五日止無時不攻無日不戰幸賴庇廕屢剉其鋒始解而去然而各賊皆憤大肆焚戮一城之外靡留孑遺不可以爲邑矣兼之二麥不收揷蒔過時秋成復無可望雖欲不委溝壑其可得耶所望大加軫恤賦役之類可蠲省者蠲以寛之可那移者移以益之少留遺黎以爲江南扞蔽亦當今急務也去歲覩所公爲敝邑積米萬石銀數千兩目前幸賴以濟今則倉廩竭矣帑藏空矣而增城濬濠費將百出金尹雖能豈能徒手成事耶聞醜類布滿江浙時事尚未可知及今不爲之處萬一此類乘虛復來瘡痍之民勢必不支執事雖欲

憂之亦無及矣僕室廬蕩盡僅寄孥城中方將遷徙深山爲苟安計顧念桑梓不能忘情兼蒙虛己下詢輒貢狂瞽語云疾痛呼父勞苦呼天此眞疾痛勞苦時也籲呼微誠伏冀留意

可蠲省者如精兵銀兩出於丁田派於各縣而敝縣獨爲兵衝若因而免之以寬疲民此可蠲省者也又如被兵之鄉荒蕪之地及今行勘早上司農少得減免亦實惠也可那移者如鹽川公爲參將衙門動支宜興任民入官銀七千一百兩見在府庫已經呈允今敝邑增城浚濠與火器薪米之類百凡所出此可那移者也又如募兵一一無所用不若已之分什一之費

於敝邑以募土兵愈於客兵多矣亦其一事也

與周觀所大巡論防夷事宜書

竊聞之恩有加於人而人不知者天下之至恩也勇有出於巳而巳不與者天下之至勇也敝邑連年被寇民不聊生去歲蒙執事按臨繕城積粟毅然以捍禦爲巳任當是時人未知其恩亦未知其勇也邇者倭夷率其醜類數千四面攻城而弗能克然後知城之所以得全者執事繕完之力也自四月至五月被圍者三十有三日而士不告勞財不告匱卒挫賊鋒使解而去然後知民之所以獲生者執事積聚之功也若此者豈非天下之至仁與天下之至勇乎恩加於人而人不知勇出於

已而已不與此敝邑之人所以懷恩感德於今益篤而
不能自已也抑又有深幸焉者國家循五載一巡之制
憲臣承命減一交代使執事而循常期也則敝邑今歲
之寇執事圖之矣設來歲而有寇讎則圖之之日前之難
執事紓之矣設他日而有難讎則紓之是執事愛之於
始而未能保之於終也今者皇仁下逮遂借寇之情則
執事之於敝邑所以謹始圖終而為來歲計者豈待來
之而後得乎此又僕之所深幸而不可名言者也夫負
天下之望者有先天下之憂任生民之重者急生民之患
今者醜夷抱恨而去聲言聚衆復來今歲雖未可知若
來歲之來必矣而敝邑之倉廩空帑藏竭濠淺城卑

無可恃所以勤吾執事之憂者豈特一端而已乎若其大要亦不越積粟練兵而已然以愚見論之患無財不患無兵如敝邑被圍之時援兵四顧並不來濟兵出城而先遁其袒裼徒跣晝夜不息以與敵人角者皆土兵也說者以為自海上兵興以來賊之挫衄未有甚於此者由此觀之豈無兵之為患哉儻沐慈仁不忘敝邑但積粟萬石積銀萬兩城之卑者增之濠之狹者濬之先事預謀而又有金尹者承之於下委而任之萬一醜夷自來送死投石超距之士必有應募而出者矣此之謂廟勝不戰屈人不審明見以為何如憂之於始而又圖之於終衛之於目前而又扶之於永久區區於執事有

餘望焉道阻未通未能躬詣伏冀鑒啓

與金中石請立錢侯祠書

甲觀往史載魯仲連不肯帝秦秦將義之退師三十里又見靖康中虜騎過城龜山先生請罷荊國配享廢新經字說識者韙之二事皆在倥偬中於時事無分毫裨益而增光史冊者以其鼓舞士氣之功多也東南之民不祿鯨鯢腥穢之氣掀地而來我鶴洲錢侯障之以手猶之以身此事聞之朝廷載在祀典奉有明旨而尊崇廟貌揭虔妥靈之典迄今尚未舉行猶曰時事孔殷未有暇日猶之可也邇者諸父老具呈而居要路者赫然震怒此何說哉錢侯往矣此輩無所為矣而猶為此者

亦其一念秉彝之良置之不問已為失策而乃重加摧折如此此則是諸人之舉為非而錢侯之節亦未得為是也良心倒置如此無惑乎夷寇之不靖也今羣醜在郊城守之具仰藉君侯百爾完足豈無一言可為賛襄獨此一事可以鼓舞人心作興公道故雖在伏枕中輒敢攄秋毫之為君侯告儻蒙收錄鄙言於賊退之後即大崇廟宇以仰承明旨震耀邦人則執事之義即仲連之義執事之心即龜山先生之心也如何如何敎之

與金尹論賊勢書

賊有三敗道焉黨去而孤一也日久而倦二也營我四門備多而力分三也吾守堅城以逸待勞但遲延以挽

之多方以疑之彼不走必成擒矣所可憂者蘇松新寇窺伺南都今新總制統四萬土兵阨其上游彼不敢越必取道江陰若舊賊未去而新寇又來不可不慮也適見軍門差人彼云總制來問若此間事急當分兵來援但恐此輩狼心擾害地方土兵之害誠亦有　然比之倭賊則利害相去多矣寧其來而無事未可以小而妨大也乞作急乘便請之失此一機後難圖矣昨東門之捷過為可喜但文書呈報諸公亦未可太加張皇絕其來援之心幸留思之

與王敬菴書

客邸匆匆未能久晤覺執事意思閑適境物不撓尸占

近養吾人今日除却人事外更無問學外此皆空談也僕逸居日久近遭倭夷之變舉其平日所有者而盡之亦覺微策一番更爲有益古人云三人我師知此意安往而不得適也方營一枝未得出門聊此寄問舍弟之來亦爲小壻舘事與兄謀之玉成是望

與黄斗南道長書

鄉居無聊朝夕望兄歸前歲聞得差甚喜計日相見既又聞兄不肯歸惘然自失亦甚不以爲是朝廷以此待吾兄不過欲兄悔悟自省爲他日大受地豈真爲邊伍缺乏以兄備一卒之用耶就令真是今制亦有取討衣裝因便省墓之說兄之賢顧不及此耶兄縱不念鄉梓

亦當念先人墳墓不應孤介自守若此也今世所患固在兒女情多然賢者過之亦非所宜幸循中道尋便差一歸至望令郎高捷足占世德於信仁者有後旅懷得此知所慰良多來詩溫潤典則具占所養不凡匆匆尚未暇奉酬弟去歲僅借縣士夫完守一城兩居煨燼蕩無孑遺因念世事本空未足介意但不知從今天道肯悔禍否古語云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真目前事也易稿爲太平任守所傳奉去請教鄙意大槩謂後世解易者詞不附象四聖以後真無易矣僕之爲此自信其心非敢取必後世之知我然世有楊子雲亦必識之當非虛言盛价來偶以事出草草追附言不盡

意惟強飯自愛

答人論養生書

來郡中得手書見教攝生此時即欲奉答緣甚草且筆硯久荒不欲以棄置之事妨吾正業晚來茸雨到郊良苗日新不覺舊意洋洋復萌謹用奉答夫廣成千年黃帝鼎湖載在典册焯有明徵就令寓言然吾人心事苟不落世界中則宇宙在我往來自由長生之理誠有之豈可謂無只緣世上貪生之人知求其末不求其本如此得來不如無生故僕言似過激然云人心元不死與留得心常在則所謂長生之本固自有在雖不言長生而長生在其中矣古今神仙家以廣成爲祖而廣成

毋勞形毋揺精與神常守形之說實爲仙家之宗其下文所云慎内閉外則又毋勞形毋揺精之本也夫愼内者内不出也内不出者欲不萌也無我也閉外者外不入也外不入者誘不干也無物也無我而我未嘗無感無物而物未嘗無應一理感通形神合妙所以終日用形而形不勞終日用精而精不揺若是者壽可千歲比於天地皆從心上出來不從外得葢握天地之根而探死生之本故也今不究其本而徒狥其末不求愼内閉外之旨而但求所謂毋勞形毋揺精者夫人之形精落下胞胎便與事物相交苟非内有主本以提攝之則愈求不勞而愈勞愈求不揺而愈揺不管說仙說釋說聖

質都是納性命的障子求其說而不得不免假外物以
裨益之高者墮頑空卑者資服食愈求愈遠愈遠愈求
縱有一二做得將來未免改形易質同於異類孔子云
朝聞道夕死可矣吾不爲也不知吾兄所論長生其愼
內閑外之旨乎抑止據毋勞形毋搖精之說見教乎若
云愼內閑外則愚說已見大意若止據毋勞形毋搖精
之說立論尤未免淪於世俗之見也高明以爲然否僕
平生究忌此說頗久比來覺得吾人壽命不長都是這
皮袋子作祟若就在這箇皮袋子裏頭尋討得箇頭腦
驅遣得他造化其柰我何廣成黃帝姑置一邊佛家以
聲色貨利爲愛河苦海劍樹刀山然我有一粒靈丹點

化得他便都變作安樂世界更無窮盡從來長生之說脫這些子不得鄙見如此有未然者毋吝往返外附小詩見意

其一

一粒真丹在目前相傳千古不知年人人自有長生藥莫向丹砂苦用煎

其二

世上萬般俱是藥身中一點却爲丹纔饒大藥漫天地煉就真丹只一丸

其三

人間湯火劇於煎纔得金丹便爽然借問君今丹就否

試將湯火置君邊

其四

卑棲何敢望蓬瀛只覺身輕羽翼生待得凡心俱洗盡

馭風他日到增城

與董斗山僉憲書

連日雖不奉教然政府冰清吏治霜肅有道者作爲所

得多矣雨暘時若豐登可期以人事覘天氣必召真有

自乎去歲倭寇之變有一二忠烈事可以表章不知孰

肯行否謹用奉告方城之被圍也戰守之兵被傷而

死者百二十餘人生爲買地西門外葬之此皆以死勤

事者也可歲於秋祭內與祭一壇乎又有楊成者錢尹

馬夫也錢尹愚寇成衛之以身號於衆曰此吾賢侯不可傷也弁遇害此人不過廝養一卒於錢尹非有骨肉之親捨而去之似亦無害而能臨死不避夫豈有爲而爲者哉亦其忠義出於天性然也若載諸祀典歲於錢尹祠下與飯一盂紙一陌不亦可乎此二事若甚小而關係風聲實大執事以憲臣借寇吾邑但於此等名教事表章一二自足以倡率人心激揚頹俗區區簿書期會何足以勞牛刀僕以閒人說閒話不知執事肯以閒心聽之乎蕙蘭已馨卽日間當拜庭下謹頁小詩弁舊作二首爲之先容教之

文旌行愛公者千萬一口誠之不可掩也又聞惡公者

亦已吠去彼屈則公伸矣得失榮辱固非有道者所

竊爲公喜落得做箇好人耳吳下多佳山水想公餘必

時一登覽恨追陪笑乏之無從耳排作鉄於登蝴張生

補上幷附起居不盡

答張石川書

弟久落塵途自東寇一過掃空諸有悟得本來面目原

自脫然、此工夫遂能直截人謂我喪而不知我得之

多也每憶兄高明同此憂患不知比來興味何以冀得

一晤而佉輸忽臨起居在瞻不勝踴躍弟城居不便權

於鄉間構小樓欲閉門謝世儻金陵往返能便途一顧

縱此高談乎

寄途邂逅遽爾奉別親親之誼實所不忍無任悵然貴
體雖云勿藥尚宜精神未完多動過勞或非所宜尚祈
減節是望弟于兄無能為役但比來信得為吾患者不
獨聲色貨利一切好事皆能損真用是絕學捐書一心
靜坐庶幾在家出家將亍補[illegible]以此奉告毋乃進其所
餘年臨風寄言冀與一齋共[illegible]一笑

與人論易書

有爻象而後伏羲可名文王周公孔子可繫若爻象不
立雖四聖亦何所寄其心思哉然則六畫之象乃無[illegible]
之文[illegible]言之言聖人所以寄其心思而無所容其耳目
聞見者也夫子雅言止于詩書執禮而不學易也何謂

五十可以無大過蓋人之精神血氣至五十而定聖人心悟之久至此時則心與天通而精神血氣之運乃與陰陽消息相符耳順從心由此可致故曰五十而知天命而其望于人也亦以五十無聞爲不足畏此學易之方也其罕言者非不欲言爻象之畫無所寄其耳目聞見心可得而悟口不可得而言也非故秘之不以語人也文中子云聖人之于易没身而已其謂是乎若文中子可謂知易矣今之學者于卦爻之詞講而明之即能操筆爲文待五十但不知其心思所及果能與天相通而精神血氣之運果能與陰陽消息相符否如是而謂之知易吾不信也

上閣老徐存齋書

甲無似曩以屬吏得侍清光望履舄竊伏以來雖覯象無期而景仰之私未嘗不朝夕左右也仰惟我翁道洽身心望隆朝野調和至治弼亮明時邇者倭夷構亂南土不寧仰賴我翁調燮得以苟全生成之功敢忘所自第瘡殘之餘百務更始尚有不得不匱廟堂之憂者夫抵朝廷重鎮首在西北天下財賦皆輸九邊今東南地方也自蘇松迄於兩浙以至閩廣數千里之地皆列兵屯與西北同而[illegible]邊之實未[illegible]處且如兵日增矣皆臨時召募而無定額糧日益矣皆臨時取辦而無定數司兵者不知糧之有無計口待糧有司不得稽其數司

民者不知兵之多寡而多斂待用兵將得以恣其私擬
併為窮科條十倍加以軍輿倥傯取民之政雖嚴而生
財之道不講如財賦仝資水利水利修則田畝有望而
百賦有資數年以來水政不修濱江濱海溝渠所在泥
沙淤塞皆成平壤如去年之旱小民坐視潮水不得入
港千里皆成赤地而國賦軍需無一可藏者加之積年
逋欠催徵旁午民皆轉徙失業如敝邑大戶什無一存
中戶亦已盡矣民者邦之本所望我翁垂念地方為之
張主先為裁定軍額糧數以禁一切額外之征然後遵
行有司講求水利以開財賦之源至如積年逋欠容令
豐熟之年以漸帶征庶幾民田可蘇邦本可固地方有

所仰庇而我翁調燮之功漸被無窮矣雲霄隔遠趨候無由茲因舍親季給事之便敬上尺牘少佈起居之私及附管見上塵清覽伏冀恕其狂瞽而收錄之地方幸甚天下幸甚